

来

自戈壁的沙尘笼罩着1964年的北京冬天和来东方冒险的法国青年伯纳德·布尔西科，20岁的布尔西科是驻华使馆里的会计和打字员，他虽然努力学习汉语，时常在小胡同里漫游，但是格格不入的环境让他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红色中国的隐形人，不过一切都是在法国大使馆的圣诞节晚会上改变了。他遇到了26岁的中国京剧演员和编剧时佩璞。这位羞涩的演员当时的任务是教驻华使馆官员的妻子们汉语，在双性恋者布尔西科看来，穿着一身很短的中山装的时佩璞，眉清目秀，长得像个女孩子。晚会结束的时候，时佩璞给他的学生们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，布尔西科抢了过来，说这是给我的。传奇就这样开始了。

他们约定在紫禁城的东门见，然后一起往东去南池子，时佩璞家在那里。时佩璞告诉布尔西科，他出生在中国西南部的昆明，在云南大学毕业，学的是文学，他热爱京剧，17岁的时候就已小有名气，不过如今他为工人阶级编剧。当时的中国，一般的外国人根本没法进入普通中国人家，布尔西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可以了解美丽的中国故事，比如梁祝化蝶，更幸运的是，时佩璞告诉早就决心爱上一个女人的他说，他本人就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。

在布尔西科的公寓里，两人第一次做爱，据布尔西科先生后来说，他们的性爱总是很快，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，也总是在黑暗中进行。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东方的习俗。1965年布尔西科离职去巴西的丛林里探险前，时佩璞告诉他说，她可能怀孕了。4年之后，布尔西科再次来到北京的法国驻华使馆，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。几经周折，他找到了时佩璞的新家。时佩璞不停地催促他在红卫兵赶来前快走，告诉他，他们的儿子送到了俄罗斯边境的一户人家，但是很安全。他们约定在长安街和王府井的交叉口相见，那里

蝴蝶君传奇

文 | 唐离

这是两个人走进同一梦境的故事，他们相信对方的话，因为他们都希望这是真的，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，时佩璞为了完成故事“生”了一个孩子。这无关情报机构的事。

人来人往，他们两人坐在长椅上，隔街相望，咫尺天涯，但是布尔西科之前更加强烈地爱着他的蝴蝶夫人。有一次时佩璞坐上了公交车，而布尔西科骑着自行车追着挥手呼喊，这是两人后来唯一口径一致的回忆。

不久，时佩璞告诉布尔西科她向单位领导请示，一星期可以见两次面，她教他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思想。那天晚上他没有离开。两个月之后，时佩璞说北京市政府的康先生要接替她教他毛主席的教导。布尔西科晚年告诉记者说，他觉得他理解了文化大革命，是他主动跟康同志说要把法国大使馆里的文件给他们。每次他带着外交邮袋来的时候，时佩璞都和她的母亲消失在厨房里，她说她不懂政治只懂京剧。

1972年布尔西科的任职到期，他不得不离开中国。1973年11月15日是布尔西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，他在北京见到了儿子，虽然一看这孩子就是混血，不过他觉得儿子有着他的宽脸颊和棕色眼睛，还有神似他的冒险精神。

在巴黎，布尔西科的生活非常惬意，在贩卖阿拉伯和中国瓷器之余，他流连于酒吧，沉迷于与男人和女人的一夜情中，然后还有了长期的同居男友。不过1976年的时候他还是在法国驻蒙古大使馆找了份工作，乌兰巴托的冬天虽然零下40℃，不过那里离北京只有36个小时的火车。他的间谍生涯又开始了，一直到1979年。

虽然布尔西科风流成性，身边的男人和女人不断，不过他一直的愿望是把时佩璞和儿子带到巴黎，1982年，他托巴黎的朋友为时佩璞拿到了为期三个月的文化交流签证。因为京剧表演的需要，签证又延长一年。但是1983年6月30日，巴黎警察逮捕了布尔西科，声称他让500多份文件消失。即使在受审押期间，他还深信时佩璞是女人。1987年两人先后得到总统特赦。2009年时佩璞在巴黎逝世 ■



唐离，隐居在象牙塔和网络世界里的艺术史博士。嗜好阅读和美食。现作为访问学者客居美国纽约。出版有《西方绘画中的食物》《光影之恋》。